

俄罗斯水手伊凡庫林

譯者話

Л. 索洛耶夫是蘇聯的一位青年文藝作家，他的作品，在中國還不多見，所以爲了幫助讀者明瞭他的情形，特把瑪卡洛夫的專文介紹譯出附錄于後，就免得譯者再來多所囉嗦了。

這裏，我願意說明在我翻譯這篇故事的過程中，曾幾次被血肉組成的偉大英雄史蹟所振動，在我的心海上激起着無數的波浪——女隊員瑪露莎，結長提克洪，水手扶米基夫等，這一連串的不平凡的名子，將永遠活在我的記憶裏。特別是主人翁尼庫林，他的首領的天才機智的發揮，給人們留下了學習的鏡子。

最後，感謝我的學習友伴林汀君，他一直在鼓勵着並且幫忙着我完成這個翻譯。

譯者，七、一八、一九四五夜于江畔城上樓

目 錄

騰途中	一
到前線去！到前線去！	七
第一次戰鬥	一一
在山谷裏	一四
從西方來的德國人	二〇
再見吧！我的朋友們	二三
提克洪·西皮銳得諾維支	二六
FD——一二四二	二八
殺斷	三一
瑪露莎的淚	三三
打他們！費迪亞攻打他們！費迪亞！	三六
翻過的村莊與村落	三八
深夜的談話	四一
偵察隊	四三
路的圖像露了他	四六

戰爭中的欺騙	四八
攻擊	五二
提克洪·西皮銳得諾維支的偉績	五四
我們的軍隊是前進了	五七
信誓	五九
試驗	六三
提克洪·西皮銳得諾維支的結局	六九
最後一夜	七三
斑露莎的死刑	七六
屠夫們的逃	七九
在浮橋上	八一
軍力不等的戰爭	八五
精神不死的伊凡·尼庫林	八八
前進，到西方去	九四
附錄：L·索洛耶夫	九七
A·馬卡洛夫	

俄羅斯水手伊凡尼庫林

路途

一個水手是不喜歡獨自旅行的，他實在也不能忍受獨自旅行的寂寞。尤其當他離開了熟悉的水手制服和圓帽子時，他會感覺索然乏味。在這兒，不像在喀琅斯塔得（Kronshtadt）和塞把斯托波爾（Sevastopol）有老朋友和他講故事，或者談談關於船的事，或者一塊賭錢。尼庫林屢次的離開他的位子，但在這些乘客中，他找不到一個水手，他只好很憂鬱的回到在牆角那兒的自己的位子上去。

火車慢慢的到站了，尼庫林立刻跳到月台上，順着火車走，暗自揀着一個罐頭，一個罐頭，一個熱人。真够幸運，他居然在不遠的地方，看到一個藍上衣。

「好麼？」

「啊，好麼？同志！從哪兒來的？預備上哪兒？」

水手們只需要很短的時間，彼此就會認識了，所以五分鐘內，他們已彼此互相瞭解，十分鐘，他們已經成了老朋友。在火車還沒打二遍鈴以前，尼庫林已經知道新朋友的一切。他叫瓦西里，姓克洛夫，他是從醫院出來準備回到黑海艦隊去的。

尼庫林說：「怎麼樣？有什麼消息沒有？瓦西里，拿着你的行李到我的車廂來！」

在第二站，他們走出去散步，又碰到了三個——瓦西里，克萊索夫，弄力普，卡爾琴科，萊迪，扶米基夫。假如他們五個在車廂裏賭錢，那麼，所有火車上的人一定會立刻跟隨而來。現在眼前發生的事情，就正是這樣。……沒有多會，有一個叫做尼古拉，崔克夫的，加入了這快樂的集團。接着，西爾白克夫和科諾瓦洛夫也加入了，結果，尼庫林輸了。以後，每到一個車站，都有戴圓帽子的人出現在門口。並且，可以聽到一種聲音。

「這就是我們穿藍衣服的地方嗎？」

接着，一定會有這樣的回答：「就是這，進來吧，進來下鋪。」

就這樣的全都下鋪了，一直到半個火車全都充滿了喧嘩。尼庫林很快樂的喊：「同志們！我們現在够掌管一個船的力量了！」

「我們當然够！」扶米基夫回答。「我們有廿四個，那是一個全套的水手。」

「不！」克萊索夫的聲音。「還不够，要廿五個——才是整套的水手，我們還短一個。」在這時，回答克萊索夫提議的是，門開了，他進來了——還第廿五個。

「哈！」當他看到這些水手制服和圓帽子時，他說：「我看，這真是一陣好風把我吹到這來，這可有我們那兒的人們嗎？關於……」

看起來他有五十多歲，耳門骨是灰色的，鬍鬚是銀白色，像他這樣年紀的人，他什麼事都準備得很好，想得非常精密和週到，在任何方面，都不像那些不小心的毛頭小伙子，只要是他所需要的東西，他都準備得很好。他右手拿著的是一個小皮箱，左手是一個罐子，大得像個籃子，背上揹着一個包得很好的包裹。

「啊！」他說，在露利諾瓦洛夫近旁下面坐下。「我簡直全身都是汗了，你們怎麼樣呢？孩子們！」

「好嗎？爹爹。」尼庫林回答，對於這個老水手，這個稱呼非常合當。爹爹打開他的罐子，噴著水蒸氣。

「什麼事都安排好了。在我動身前，我已把茶做好了，我想先讓他調和一下，等我到真時，我就可以立刻有茶吃了。現在，孩子們！拿出你們的杯子……」

當他把茶倒出以後，爹爹打開他的包裹，拿出些糖，最初他只拿出一點，是他自己吃的，顯出著一副很儉省的神氣。可是後來，看到這些水手們圍在他的周圍，都是他自己的同類……爹爹很游疑的看看四圍的藍衣服，於是這老水手感覺著他以前作的事太自私了。粗粗的喊一聲，他從包裹裏把一包糖全拿出來，都倒在報紙上，然後給每個水手一塊。

沒有人願意落後於爹爹，因此所有的人都打開他們的小箱、袋子、包裹。一個人拿出一塊肥肉，另一個拿的是臘腸，第三個拿的是乾酪，第四個拿的是餅乾。當他們喝完了茶時，尼庫林把罐子裏的「力士」香烟——廿五隻分給廿五個人。所以沒有一個人落空。

他們就這樣的旅行著，由於共同的意見，尼庫林被選為首領，爹爹作監察委員，這樣他可以供給經驗，他了解每一種食物並且知道及時購買批發貨——如果是新鮮的魚就全買了；如果遇到雞蛋，就一下買上一百個；如果是蘋果和梅子，就買牠滿滿的一籃子。卡爾琴科和科諾瓦洛夫跑得最快，所以派他們擔任到站台拿開水的工作。

瓦西里，克洛夫也有他的指定工作——留心照管所有的車票，把牠弄成一打，以備檢查。

瓦西里個人還附帶得到些很稀有的報酬，就是在睡眼惺忪中，碰見了一個少女，就是在火車剛一停下瓦西里登上月臺時，三分鐘他就認識了一個本地的少女。她是出來看火車的，於是他們談起話來。五分鐘他就由口袋裏拿出日記本，鉛筆，來寫那少女的地址。七分鐘鈴響了，火車必須開動了。瓦西里跳上已經開動的火車，從窗戶口那裏，揮動他的帽子，直到火車走過最後的一個暗記。

水手們全笑了，崔克夫充滿了玩笑和惡作劇的態度，惡意的逗他，帶着戲弄似的情懷，他搖著頭，嘆著氣說：「呵，瓦西里，瓦西里！我很抱歉，你將永不能避免妻子的贖養費了……」

「你是一個笨蛋，一個娼妓的兒子！」克洛夫很生氣的說：「不是那麼回事。」

「那麼，是怎麼回事呢？」

「我喜歡接信，而我自己沒有親戚，我要從前線按著地址給她們，她們將要回信，現在你明白了嗎？」

但是，崔克夫不肯沉靜下來。

「呃，如果你企圖開始寫給那所有的地址，你一定得有一個特別辦公室。」

於是，爹爹干涉了：

「讓這個孩子安靜些，不要擾亂他成不成？這個人是一個孤兒，你能瞭解嗎？你露著牙就露一個露牙露齒的猴，瓦西里不要在惹這件事，你告訴他，他應上那兒去……」

接著，幾句尖酸的話語隨之而起，於是事情就結束了。因為在水手中，是不能與老年人爭

執的！

水手們很尊敬他們的爹爹，說實在的，他們怎能不尊敬這樣的一個人呢？這人在川歲以前，曾服務過突北斯克(Trubetskoy)小艦隊之臨時炸彈艇，並且已駛進到安那突里安(Anatolian)海岸，攻打過米底底(Medidae)和布累斯勞(Breslau)，親自看見在諾佛羅西斯克海峽(Novorossiisk Bay)的黑海艦隊的悲慘事蹟。爹爹告訴他們，他的父親是怎樣服務于海軍，他的祖父又是怎樣的在禁衛軍裏作水手，在塞把斯托波爾(Sevastopol)之役中獲得了聖喬治十字勳章。

就是從他，從爺爺，我們得到我們的姓里科霍夫，(註：這個姓是新來者的意思。)我爺爺從克里米亞(Crimean)戰役回來，胸前掛着十字勳章，口袋裏放着一張赦免狀，一百個盧布，但是他不知帶這些到哪兒去？他是一個孤兒，他走到一個村莊，停在井邊，要想喝口水，他正在尋找時，看見一個少婦拿着一個吊桶。她是一個很好的女子，有白的皮膚和酒窩，爺爺永沒有對女孩子們羞恥過，所以他說：『從妳桶裏給我點水喝！』就這麼一句話，就把他們的結局給確定了。他問：『你丈夫在哪？』『他打仗去了……』他不會再回來了。』爺爺說：『我很爲妳傷心，在田裏工作，而沒有丈夫幫助是很困難的，並且這種生活正像一個沉悶的枯井。』

『少婦在這時哭起來了：『請不要說了吧！我整夜都很憂愁的躺着，一直到早上我從沒有合過眼。』於是爺爺對她說：『妳看，我是一個無家的人，但是對田地對井我並不比別人壞，並且在另一方面，妳將要發見我更好呢！我可以拿我的獎金——一百個盧布——買兩條牛，如果

辦的好話，或者還可以買一匹馬，讓我來犁耕田。」像這樣一個有棕色眼睛，黑鬍子，美麗頭髮的人，胸前掛着十字勳章，還有誘人的虛布——這會有女人拒絕他嗎？這時他們都同意把事情迅速的解決，他們就搬在一塊住下來。於是妻兒歸在這村莊過了一生。鄰居稱呼他新來者，就是從這裏，我們得到我們的姓崔科費夫。」

當要到站時，火車便叫了起來，這是最後一站，所有客貨車全都得停下來，只有兵車繼續往前開，水手們必須靠自己的力量去尋找到前線的方法。

在黑暗荒涼的車站上，充滿了從醫院休戰或有特殊使命回來的陸軍和海軍，他們衝到每節火車上，預備到前線去。這時候，引擎機的汽笛聲，緩衝機的旋轉聲，百來隻船汽笛聲，喊叫聲，恐懼聲，宣誓聲，這一切全混雜在黑暗裏而形成了一個刺耳的激動的吼聲。尼庫林看了看，聽了聽，搖著頭說：

「同志們，我們永不能找到任何方法了，假如我們憑着每個人一個個的去痛過，我們就要等三天的時間——因此，我們必須像個隊伍……歸隊。」

人們歸隊了，組成了一個隊伍。

「現在，聽着！」尼庫林熱心的說：「看，我們是聯合一致的，我們都是從一個醫院裏出來，我是酋長，現在我們到歸隊站長那兒去要求把我們立刻送到前線去！」

這個計劃實行了，當歸隊站長看到廿五個穿海軍制服的年輕人時，他一點也沒有反對。

「立刻送他們走！」他對助手說。

「一輛糧食車正預備開到南方去，上面還有些空位，水手們立刻佔據了位子。」

助手說：「按通例，宿營地火車上，我們絕不允許搭乘任何一個人。但是，你們是一個例外，因為你們是一支隊伍，並且路上你們還可以保護車。只是最可憐的是你們沒有武裝。」尼庫林回答：「那沒有關係，如果必要的話，我們可以作徒手戰。」以後，事實果然證明了，他的話成了預言。

✓ 到前線去！到前線去！

庫班（Kuban）草原的夜是多麼芳香啊！尼庫林和扶米基夫坐在貨車門那兒，把腿伸在外面，搖動著，呼吸著山花和乾草的微弱的香氣，別的水手們已經早睡著了。

扶米基夫很爲訝的用著沉重的腔調說：「在這兒，在醫院裏我接到一封信，正像別人一樣，墮倒的事發生了，我的心非常沉重，我怕打開牠，我覺得在信裏一定有些壞的消息。」

尼庫林同意說：「那發生的事，會帶給你眼淚！」

「沒有淚，只是血！」扶米基夫很嚴正的改正他：「如果僅僅是淚，我能夠忍受的……但是……血……」

他沉默了一會，聽聽輪子極速轉動的聲音，秋天的星星在黑暗的天空中，閃爍著，照在草原上，有時被火車頭的煙雲所遮蓋。

「血。」扶米基夫用堅硬加重的語氣又重複了一遍：「在那封信裏，我妻子寫著德國人殺死我的兩個孩子，克烈和克莎。而且摧殘了她，她不能再成一個完整的人了，這就是那封信。」

所寫的。

他們又沉靜了，有些東西在閃爍着，也許是鐵軌旁的紅綠燈，也許是從茅屋裏透出來的燈光，但是因為在黑暗裏，不能夠辨別清楚。這時候，火車從橋上馳過，橋發着尖銳的回聲，隨後車輪又恢復了原來的音調。

尼庫林問：「現在你對『生活』有什麼解釋？」

扶米基夫答：「我不知道，我的內心全燃燒起來，我差不多快要不能夠忍受了，我的心口裏都在燃燒着。我是一個強壯的人，我一隻手可以舉三普特。雖然如此，但沒有比我更和平的人了，就比方有一個獸子，酒也會使他鬧出些什麼事來，雖然我能夠擊敗他，但我還是會把他丟在一邊，不去理他。可是，自從我得到那封信——我簡直不知道我自己了，我變成了一個瘋狂的狗。」

尼庫林沉思的說：「那是很自然的事，在今天，像你這樣遭遇的人正有很多。」

他靠着貨車，用一隻手遮住風，點着了一根香煙，這火星劃開了一霎那間的明亮。

扶米基夫又開始說：「現在我只有一個觀念，除了前錢，我什麼都不能夠想，去抓住他們，砍了這些德國人。呃！正是由他們，我學到了瞭解許多種的戰爭方法。你知道，這也很令人驚奇，在我沒接信以前，我是任何技術都不知道的。當我在醫院裏時，那裏有一個步兵隊長，一個好人，他曾經對我說過：『扶米基夫，這裏有些戰術的題目：他們在側面，這兒是你的發火點，這兒有一個山也許還有個水溝，敵人是一軍團，而你只有兩小隊，你們正要去攻打，那那應當怎樣作，你怎樣開始呢？』我只凝視着，什麼也想不起來。但是我接信以後，在我心

「只有一件事——怎樣能用更好的方法去殺德國軍隊。我躺在這兒想了：這是在前綫，我有三個坦克，他們有一架機關槍，正從旁邊發火，在我右邊有一個壕……我閉上眼睛，好像我已在那原上，好像一閃光，我知道我要怎樣做，那就是使他們一個也活不成。我不能計算那時我想出多少戰案的，我在這兒安置戰鬥坦克，摩托車和騎兵隊。一次，我在花園裏又碰到這個隊長，他又開始討論他的題目。他說：『扶米基夫詳細計劃一下』，我立刻把計劃告訴給他聽——他大吃一驚：『呃，這還有一個。』我又得到一個，他非常驚訝。他說：『這雖然不是一個按着規則的正規戰，但是一個很好的遊擊戰。你應該到官長訓練班去，你從戰爭的經驗上，自然的得到了戰術。』他以爲那是我自己發明的，他不知道這是德國人教給我的。當他們在地裏葬送了克亞和克亞而且摧殘了我的妻子時，我就有了這種計劃。我所有的時間，全被那些事所煩瑣。現在，我只抱著一個觀念——去處置一百個德國人！當我能得到一百個時，我可以死無遺憾，我一定得到那些再死，我要數够一百個。』

「那正對，」尼庫林同意：「一百個——一百個。」

「你的意思要做什麼呢？」扶米基夫問。

「我？」尼庫林笑了：「我的意見是我要好好的和他們清算，使他們一生都說着：俄國的抗拒，並且同樣的教給他們的子孫——但是我沒想到我將有什麼事——我在戰後預備讀書，我要成一個軍事工程師。」

扶米基夫轉來贊成尼庫林的計劃，他們又坐了一會兒後，他就躺在筆旁邊的新鮮草上，背着火車，留下尼庫林獨自坐着。一陣陣清新的微風吹拂在他的臉上，他仰望着天空，仰望着

秋天的星星和渾暗的天空，他的思想很清楚的集中在每件事上——他自己，扶米基夫和俄國。到底俄國是他自己的祖國，那並不是介在太平洋和黑海間的空間，而是過去有百萬生命，現在有百萬生命，將來有百萬生命的國家。前有古人，後有來者。他覺着：「生命是一條河，一條流水，無阻礙的波浪。」這種簡單的思想，深深感動着尼庫林。因為在他的這種思想的背面，尚有着另外一種思想——那就是他自己的不朽。他從父親那兒得到生命，他必須把這種傳給兒子，這意思就是說那是不會中斷的。……一種愉快而安慰的感覺包圍了他，他自言自語的說：「生命就是這樣的，在什麼地方才會中斷呢？這是沒有的事！」然後，尼庫林的思想轉到德國人身上，於是，他很輕視的笑了：他們想使俄國結束，但是他們怎麼能夠結束呢？甚至連一個人都不能夠被排除在地球以外——他是和他的孩子一樣的生長着。

東方已現出微明，這是一個潮濕多霧的黎明，尼庫林也感覺着他的水手衣服的領子上有着露水，鄰近的樹和灌木，看起來是暗淡的朦朧的，在他們旁邊，有一團團的白霧在流動着旋轉着，好像一個個似的。但是，在深灰色的天空，一道亮光越來越高了，突然衝破了霧，一道刺人的光線射到尼庫林的眼簾中，太陽升起了。當尼庫林喊他的朋友時，甚至笑了。

「怎麼着？我的朋友，來晚了，不是嗎？」

當水手們意識到晨光的到來的時候，他們全醒了，他們伸長着懶腰，大聲吵着，走到貨車的門口。車子從這旁經過時，隱約的看見一個簡單的茅屋和一個年輕的女孩，她拿着綠的旗子站在那裏，水手們向她喊，並且搖動他們的帽子，她回答一個笑，同時搖動她的旗子。當茅屋和女孩在貨車的轉灣奔馳中不見了時，崔克夫轉動他的黑色吉布賽的眼睛，看着克洛夫半天。

「你要幹嗎？瓦西亞，要找留地址的機會嗎？怎麼可憐呀，你沒想過去使火車停一下！」
爹爹是最後起來的，像他這樣年紀的人，是有他個人的尊嚴和事業心的，他是用輕視的眼光來看女孩子們和別的那些天然美麗的東西，因為他覺着她們是無用的笨的，不值得他的注意。

「我們現在只要能有些熱茶就好了。」他渴望着說：「快點！孩子們！打開你們的包裹，是吃早飯的時候了。」

但是，在這時候有些事情發生了。在制動機尖叫聲中，車慢慢停了。尼庫林伸頭在門外，問着慌忙走過去的鐵路守衛：「什麼事發生了？」

「他們說發現了軍陣！」

尼庫林突然停了一聲，把貨車門關上了，只留了一點縫。當他轉身來向着他的伴侶時，不用他說一個字，只用他的臉色就把什麼事都告訴他們了。

爹爹問：「德國人？」

一個自動步槍的響聲，回答了他們，是，那是德國人！從門縫裏，尼庫林可以看到他們從山巒中跑出來，一面發槍一面喊。

第一次戰鬥

尼庫林的眼睛看到了同志們的臉，他知道這是危險的時刻，那時候戰鬥十分鐘，如果再延長

的話，他們就要全部滅亡。

德國人吵着，忙着爬上火車。

「風倒！」尼庫林命令水手們：「不要響，當門一開時就跳過去，把德國人扼死！誰先抓住一桿槍，就先跑到前面，攻擊這些雜種！」

他們全躺下，擠在一起不動，吵鬧的聲音越來越近了，已經很清晰的可以聽到德國人所說的一句句的話。突然，扶米基夫站起來了。

尼庫林小聲的說：「你爲什麼起來？」

「一個計策！」扶米基夫很興奮的小聲回答：「我想起了一個好主意，把他們誘到這裏，我們可以好好的對付他們。」於是他趕快用草把水手們蓋上，他剛弄完，德國人的聲音已經到了貨車的右面，門被踢開了。

「俄國人，投降吧！」一個生硬的外國調子：「出來！」

沒有聲音回答，沒有一點動靜。悠長的聲音響了，德國人爬到貨車裏來。最初是兩個，跟着又是一對，別的都在門旁排着隊等着。

尼庫林看到正在他前面的那個德國人，打着裏腰的細腰，穿着笨拙的鞋子，還穿着破壞而骯髒的被包。尼庫林用很快的動作拉住他的一條腿，用力的往自己這邊拉，只聽喊了一下，德國人就面筋地躺下了，立刻他的自動步槍到了克洛夫手裏。扶米基夫跑過來，迅速的拉住離他最近的一個德國人的耳門骨，而從這人的鼻子和嘴裏流出來，就在這個地方，那個德國人連動也沒動的就死了。霍克夫和西瑞白克夫，在混戰中結束了第三個德國人。同時，爹爹在牆角

裏得到第四個——把他推倒到牆上，用左手壓過他的自動步槍，右手用刀子一下一下的砍他。所有這些，都是發生在片刻間。第二步。他們就是要來收拾圍繞着火車的混亂的德國人，水手們用着從德國人手裏奪過來的槍，就把德國人打敗了。同時，我們的孩子們就衝出車門大聲的罵，喊，笑。那一些黑鬼惡魔們，一看知道這一羣德國水手，他們就趕快掉轉身跑走了。

水手們衝到死屍前面，抓住他們的槍。現在德國人才發覺，他們自己的手榴彈在向著他們爆發。這時候，從灌木中發出來的騾驢的重機關槍的響聲，也許可以阻止這些敢死者的攻擊，但是卻沒有能夠阻止瓦西里，克洛夫。他在靠近電車的地方防守着，當他看到十個德國人拉着一輛放着重機關槍的鐵蒺藜曼重繞到水手們的後面攻擊時，克洛夫就用手榴彈來炸蒺藜曼車。一個爲爆炸所激起的濃厚的灰色的烟霧起來了，當烟霧消逝時，克洛夫已經站在敵人機關槍的前面，拿着兩架手提機關槍，三個德國人被炸死，別的都舉起了他們的手。

「羅克夫，扶米基夫，這兒來！」

戰鬥繼續了半小時之久，這是一個空前的戰爭，廿五個沒有武器得水手却消滅了一大隊武裝的德國人，六十個德國人被殺死了，他們的掠奪日子是過去了，十二個德國人作了俘虜，其餘的全都逃跑了。

在這次戰爭中，水手們沒有一個亂幹的，如果我們把扶米基夫的用來拉德國人的耳門骨的拇指不算外……